

王家台烈士公墓

王树忠

在群峰叠翠的大石河畔的霞云岭乡王家台村，屹立着一座烈士丰碑，碑首刻着“民族之光”四个大字，刚劲挺拔，又如英烈品格傲骨嶙嶙。烈士墓碑碑文如下：

尝闻“杀身成仁，君子义举；马革还尸，丈夫当为。我华夏民族素以爱好和平见称。讵乃（叵耐）日寇逞凶，犯我边陲，占我东北，顽强虎视，妄施骄矜。中华四万万无辜同胞含辛茹苦，企待和平者为时久矣！孰料寇敌野心不减，继侵中原。吾全国上下莫不赤心鼎沸，愤臂填胸，誓与敌拼。南旋北战，驰骋陆空，今者阅时一载，日寇虽是奸猾凶狠之极，未尝不风声鹤唳，望影披靡也！尔等志士，为祖国流血，为民族而牺牲，生为英豪，死为厉鬼，垂芳史册，为后世景慕焉。”

这就是王家台烈士公墓。这座公墓里，掩埋着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这里的五十多位革命烈士，这些烈士的牺牲与赵侗叛变有关。

赵侗叛变杨成武带兵平叛

一九三八年，正是抗日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期，这年七月末，京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：八路军五支队司令员赵侗，带一个大队在门头沟大村公开叛变，他逃往南方国民党统治区。

说起赵侗，京西地区的人们都比较熟悉。赵侗，辽宁省岫岩县人，在前期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，他之所以叛变是和当时的环境、家庭及他本性有密切关系的。“九·一八”以后，东北的“抗日救国会”曾经派出一批青年学生联络关内各地的义勇军。在这批学生中，有一位学生叫赵侗。他先投奔辽南义勇军邓铁梅部，邓溃散后，他就跑进关里来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、八月间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民众抗日方针指导下，华北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，当时北平党组织和东总特委，利用赵侗等搞义勇军的军事经验，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，经逐步锻炼，发展成为一支受共产党领导的上千人的游击队。后来改编成“国民抗日军”，赵侗为抗日军司令。

当时，赵侗是国民党党员，他是一个视兵权如性命的个人野心家，总想依靠国民党当局撑腰，在华北搞独立王国。早在“国民抗日军”成立以前，他连队伍

还没有，就在北平王府井东安市场刻了“总司令印章”，走到哪里就带到那里，即使在逃命时也紧挂在腰间。他的母亲和妹妹，住在大后方，大讲“国民抗日军”如何如何，千方百计地去替他与蒋介石挂钩。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夏，这母女俩用“国民抗日军”的名义，打入国民党当局上层，得到了宋美龄的垂青和接见。宋美龄让这位“赵老太太”由重庆去广州到香港，宣扬国民党当局也在坚持“敌后抗战”，致使赵侗之母名噪一时，有家重庆报纸将她称为“军中之母、女中之师，中华民族之神后……”

赵侗在他母亲的四处活动下，认为时机成熟，就率一个大队公开叛变，与八路军对抗。后来他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就带着他的十几名亲信逃往南方国民党统治区。

为了稳定局事，平息和处理赵侗叛变一事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独立师师长杨成武火速赶往平西，杨成武率独立师二团一个营和分区特务营星夜兼程北上，由涞源城、越紫荆关，过野三坡，直奔宛平斋堂。随后，由新编第三团张政委带领一个营接应，经紫荆关、山后板城、蓬头及南镇，来到霞云岭一带，准备第二日赶到斋堂。

平叛部队被包围，突围损伤极惨重

八月八日晚，八路军平叛部队分住霞云岭、堂上、王家台三个村子，不料遭到地方民团的联合袭击，发生了震惊平西的“王家台事变”。

霞云岭地区山高谷深，地形复杂，交通极为不便，人们封建色彩相当浓厚。这一地区的多数村庄，历史上残匪溃兵常流窜于此，多少年来形成割据一方的局面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八路军来到京西后，霞云岭自卫团曾表示愿和八路军联合，并接受改编，编为“七支队”。但该团自卫团头目杨天沛、杨万芳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。原司令安济云由于不满杨天沛、杨万芳的种种恶习，对二人进行了多次劝阻，劝其改邪归正。可二人不但不听劝阻，反而和安济云结下积怨，并网罗一部分土匪反对和排挤安济云。安济云一气之下离开了自卫团，后来参加了邓华领导的抗日支队。之后，自卫团就被杨天沛和杨万芳反动分子把持。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，原来同八路军一起抗日的董凤海带领一个大队约一百人叛变，成为七路土匪头子。董凤海带领叛匪逃到霞云岭后，扬言八路军要下他们的枪，引起杨天沛和杨万芳的极大恐慌。而宋邓支队开赴冀东后，京西抗日力量相对减弱，又加上日军要扫荡，杨天沛和杨万芳一伙匪徒见时机已到，就给在云居寺的二路土匪头子邢德章送信，让他们火速赶到霞云岭，共同消灭八路军。

邢德章接到杨天沛和杨万芳的信后，带领土匪连夜来到霞云岭，分两路对八路军偷袭。偷袭霞云岭的一路由邢德章带领，因八路军发现较早，及时撤出，未受损失。住王家台村的八路军（一连和一个营部约一百五六十人），在刚进王家台村时，就发现许多群众有的夹着包袱，有的挑着东西，慌慌张张地从家里

往山沟里或山上跑。一打听，才知道这是杨天沛和杨万芳一伙土匪做了反动宣传。他们煽动说：“八路军是红眼军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什么东西都要”，“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”。他们的反动宣传，许多妇女都被吓跑了，老百姓大部分都跑光了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八路军进村后就到山上找老百姓，向老百姓做耐心的解释和宣传。告诉大家：“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抗日的，是打日本鬼子的，专门解救穷苦人的”。“共产党是共地主老财的产，是保护穷人，为穷人打天下的”。这样，通过耐心做工作，部分群众陆续返回家中，再加上部队进村后秋毫无犯，还帮老百姓扫院子、挑水，根本就不像杨天沛、杨万芳他们宣传的那样坏。一部分群众回来了。当晚，八路军就住在王家台村。

八月九日，霞云岭民团和二路土匪汇合约五六百人，由杨万芳带领，仗着人熟地熟，分四面将村子包围，并集中主要兵力把守村西、村北两条要道，切断八路军的退路。王家台地势低洼，四面是陡峭的大山。村子处在四面包围之中。八路军人少，地形不熟和武器落后处于不利地位。

八月十日，八路军二团一营一连先后组织了三次突围，都未成功，反而造成了不少伤亡。在第三次突围中，一班战士率先接近了头架坨主峰。这座山峰位于王家台村北，山前是一面山坡，山后是十几米高的悬崖。但因敌人居高临下，疯狂组织火力截击，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。这样，突围失败，一班战士在往村里回撤时，后面的四名战士没能退回，用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，掩护其他战友撤退。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，他们冲上主峰，用枪托狠砸敌人，砸得敌人乱跑乱窜，一个敌人被我战士用枪托砸死。但终因寡不敌众，四名战士被逼到了悬崖边上，他们为了不被敌人抓住，不当俘虏，就把枪支摔碎，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然后一齐纵身跳下了头架坨主峰，英勇献身。

八路军一连退回村里后，以房屋墙壁作掩护，并在墙上掏了不少窟窿，继续向敌人还击，并击毙狂匪数十名。十日夜，八路军集中兵力从北坡和南直河方向分两路突围，村里只留下少数战士牵制敌人。但因黑夜沉沉，路径不熟，战士们于分散突围中，又遭埋伏在各险要路口匪徒的袭击。

在突围中，有九名战士从村西往外冲，两名战士做掩护，经过一阵对射，其余七名战士冲出重围，退到了庄户台村的鱼骨寺，那两名做掩护的战士在王家台柳树沟口壮烈牺牲。七名战士撤到鱼骨寺后，他们放松了警惕，刚进鱼骨寺，就见一伙儿农民打扮的人出来迎接，并说：“你们打了几天的仗了，没有睡觉，一定又累又困又饿，我们给你们找个屋子休息一下，给你们做顿饭吃，然后你们再走。”

战士们确实又困又饿，几天激战，都感到非常疲劳，就连连表示感谢。结果，七名战士上当了，这伙人哪里是什么做饭，而是在密谋怎样杀害他们。就在七名战士躺在炕上呼呼大睡的时候，这伙人悄悄把他们靠在墙角的枪拿了起来，然后一拥而上，把他们七人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，七名战士睁眼一看，方知上当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敌人对战士们一阵棍棒之后，就把他们押到鱼骨寺榆树沟口枪杀了。

营部通讯员刘月明只有十八岁，是队伍中岁数最小的一个。在突围时，他被敌人抓住，不幸被捕。土匪见他年龄小，还是个孩子，觉得留着他有用了，就把小刘用绳子捆上带到王家台的笛子港审问。

这十几名土匪杀气腾腾，他们以为吓唬一下这个孩子，就会什么都讲出来，从而获得一些情报。可是他们想错了，小刘对这样阵势一点儿也不害怕，显出无所谓的样子。一个土匪头子用手枪指着小刘的脑袋，问：“你们的营长、连长叫什么？”

小刘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土匪头子又用枪顶着小刘的胸口问：“你小小年纪就不怕死吗？”

小刘坚定地说：“怕死就不当八路军！你们才怕死呢！”

土匪头子碰了一鼻子灰，终于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对小刘一阵拳打脚踢，打得小刘从鼻子里、嘴里往出冒血。可他还是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

土匪头子急了，大声吼叫：“再他妈不说，老子毙了你！”

小刘把脑袋一歪，轻蔑地说：“枪毙就枪毙，不就是死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，老子再过二十年，又是一条好汉！”

土匪头子见小刘软硬不吃，对旁边的两个土匪说：“你们两个把这个兔崽子押到青湖片给我毙了！”其他土匪就狼吞虎咽地把抢来的东西大吃大喝起来。这两个土匪押着小刘边走边骂：“妈的，他们吃喝，把这鬼差事派给咱俩，全是这小兔崽子搞的，非狠狠收拾一下不可！”两个土匪边走边骂，把小刘押到了青湖片。他们把捆着小刘的绳子解开，然后恶狠狠地对小刘说：“你在湖边自己挖坑，省得我们俩费事！”土匪的意思是要活埋小刘。小刘心想：“我怎么也是死，就是死也得坚强些，不能让土匪小看我们八路军。”小刘站到那里一动不动，他昂首挺胸，就是不挖坑。

这时，天全黑下来了，两个土匪见小刘不挖坑，小声商量了一阵，他们决定枪毙小刘，赶快回去交差。小刘被土匪带到青湖片中央，只见一名土匪用步枪对准了他的脑袋，一扣扳机，枪没有响。原来这两名土匪带着一支破枪，只有两颗子弹，这头一枪就卡壳了，第二枪他们上好了子弹又对准了小刘的脑袋，土匪一扣扳机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枪筒子爆炸了，还把土匪的手炸了一个口子，鲜血直往下淌。气得这名土匪把枪仍到了一边。另一个土匪走上前小声说：“你看着他，我回去拿刀，砍掉他的脑袋。”那个土匪就跑步回去拿刀去了。

小刘闭着眼睛等了好半天，才听到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他心想：这回可完了。可好半天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他还不知道死是什么样子。难道这就是死了吗？他心里反问着自己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有感觉，他觉得很奇怪，用手摸摸自己脑袋还好好的。睁开双眼一看，看见只剩下一名土匪，那支枪枪筒也炸没了。他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把眼珠一转，立时来了精神。小刘一猫腰，一手抄起一块石头，转身向山坡飞跑。那名土匪在后面紧追不放。小刘一边跑一边用石块狠砸身后的土匪。刚跑到半坡，见另一个土匪手里拿着刀也追上来了。小刘一边跑，一边用石头砸两个土匪。趁着天黑，小刘猛跑终于逃了出去，第二

天就找到了部队。

对其它被捕的战士，敌人用种种凶残的手段进行了迫害。战士中，有的被挖去双眼，有的被割去耳朵，有的被砍掉胳膊，有的被剖腹拽出肠子挂在树上，还有的被剥光衣服倒挂在树上当活靶子。土匪野蛮凶残，毫无人道。这次，住在王家台的八路军一连战士和营部的同志，突围出的不到一百人，其它五十多位八路军战士英勇牺牲，新三团张政委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。

从王家台冲出包围的战士与住在霞去岭的战士，集合到堂上村，由营长王茂带领奔赴斋堂，进行休整。独立师师长杨成武得知战士们被残害的消息，气愤之极难过得流下了眼泪。这些牺牲的战士中，有十几名抗大毕业生，是经过多年培养的年轻干部，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平西的抗日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

叛匪自知八路军不会放过他们，就逃到了庄户台村的三角城上，后被我八路军一举歼灭。解放后，刘月明同志曾任房山县土产经理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。

为缅怀英烈，一九三九年二月，中共房（山）良（乡）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房良联合县政府在王家台修建了烈士公墓，并立墓碑一座。解放后，为了保护公墓，县人民政府拨款和霞云岭乡党团员捐款修建了围墙。围墙大门两侧，右书：“抗日烈士公墓”，左书：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。

王树忠：原门头沟区教委副主任